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精品选

女娲国探秘

刘德泉 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精品选

女娲国探秘

刘德泉 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精品选 / 刘德泉 编著. -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8)

ISBN 7-5041-1747-1

I. 中 … II. 刘… III. 普及类 - 科普 - 读物 IV. G633.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15682 号

教育科学出版社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25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10.00 元

目 录

一、神秘裸女像	(1)
二、怪向导老郭	(15)
三、深山老猎户	(33)
四、围猎恶山猪	(50)
五、攀登鬼见愁	(50)
六、夜宿乱坟岗	(72)
七、智斗大蟒蛇	(89)
八、深入九曲沟	(95)
九、勇探升天洞	(107)
十、初进女儿国	(119)
十一、血战四护法	(142)
十二、达吉宅吉礼	(155)
十三、晨猎野黄犛	(162)
十四、勘破毒酒案	(171)
十五、夜战女娲塔	(182)
十六、天水淹桃原	(190)

一、神秘裸女像

有个会看相的朋友曾告诉我，人大致可以分为方型和圆型的两种。方型的人生下来就像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轰轰烈烈地过一生。这种人大多很有性格，爱憎分明，比较刚烈，换句话说，并不那么好相处。圆型的人就比较容易讨人喜欢，性格也是圆圆滑滑的，不会得罪人，容易迁就别人，得过且过。

到底哪一类型的人值得人欣赏呢？那可就见仁见智了。陈圆这个名字就起得正合他的性格，待人接物可谓面面俱圆，是个典型的好好先生。他的样子也跟他的名字很相称，胖胖的圆脸配上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一眼望去就像个圆球。他的身体也很矮胖，像个水桶，所以他的朋友都叫他“皮球”。不管你拍他多少下，他也还是蹦蹦跳跳，不会生气的。尽管他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却不像个公子哥儿，从不摆出阔少爷的架子，所以朋友们都乐于接近他。

陈圆在大学里读的是生物学，毕业之后，他没有干过一份正经的工作。反正他有的是钱，祖上遗下的产业，够他打

断了脚筋也可以吃一辈子。所以他在自己家里搞了个实验室，终日去研究他感兴趣的生物学，倒也与世无争。

你可别误以为他是个那种躲在实验室里不问世事的科学怪人，不，他经常和朋友交往。在他众多要好的朋友中，有两个是特别要好的，一个是私家侦探廖海潜，一个是远洋轮船船长李醒魂。他们三人曾是中学同班的同学，虽然中学毕业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少年时代那种纯真的友谊。

他这两个朋友的性格就跟他截然不同，都应归类到方型，虽然仍未干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都是敢说敢干的硬汉。

李醒魂决心要当海员，考进了航海学院，毕业后就在轮船上工作，从三副二副做到大副，最后晋升当上了船长。

廖海潜在读书时是个出了名的调皮捣蛋的学生，毕业后当了警察。这本来很合适他爱冒险的性格，可是他却是个受不了纪律约束的人，最后离开警队，当了个私家侦探。

这三个朋友，每半年就聚会一次，这已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

陈圆这天在家里等着两个朋友来，到了中午，廖海潜驾着他那辆又残又破的汽车，驶进了陈家宅的大铁门。看门的福伯一见他就说：“廖先生，大少爷已等得很不耐烦，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你快进去吧！”

廖海潜把汽车停在屋前，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屋去。

他才跨进大门，就听见陈圆乐呵呵地叫喊：“喂，老廖，你这个大侦探福尔摩斯再世，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看！”

廖海潜笑道：“皮球，又有什么新发明吗？可别像上次

那样，硬要我参观你实验室那些用显微镜才看得清的细胞。我可不像你对细胞情有独钟，要是让我参观不穿衣服的美女，才合我的口味呢！”

陈圆啐了他一口，嗔道：“狗嘴长不出象牙，没句正经的。我先保密，不让你看，等老李来了，我才把这奇怪的东西拿出来。”

“奇怪的东西？”廖海潜的好奇心被挑逗起来了，“是什么东西？快点儿拿出来！”

陈圆好整以暇地回转身，慢吞吞地坐在沙发上，抖动着二郎腿，慢条斯理地说：“老李还未来，等来了我才公开，你急什么？”

廖海潜知道陈圆是故意激他，便说：“我才不急呢。我估计你也拿不出什么奇怪的东西来。你只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这时，门外传来了汽车声，他走到窗前一一看，见李醒魂走下的士，于是回过头来对陈圆说：“看，我们的李船长来了，看你能拿什么宝贝给我们看吧！”

陈圆不回答，跑去开门迎接李醒魂。

廖海潜跟在这胖子后边，一个高一个矮，一个瘦一个肥，简直是一对活宝。李醒魂一见他们，就忍不住笑起来：“哈，我们又见面了，你们可好吗？我有两个月的长假，正好跟你们一块儿好好休息一下，这几个月在海上，可真累坏啦！”

他把提着的箱子放在一边，很不客气地坐到沙发上。陈圆笑嘻嘻地走过来，对他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每年休假回来，都在这儿住，正好陪伴我！”

廖海潜急火火地走过来说：“喂，皮球，你不是说要等老李来了才公开你那奇怪的东西吗？还不拿出来？”

陈圆故意放慢语调答道：“急什么？醒魂才刚到，气都还未喘过来，你就催着我去拿东西，这太过分了！”

李醒魂一眼就看出陈圆是要吊廖海潜的胃口，就故意附和说：“可不是吗？急什么，我有两个月的长假，又不是明天就走，何必催皮球呢。海潜，你这急性子始终改不了，真是没治！”

廖海潜被他们两个抢白一番，气得直跺脚，叫道：“好，好，好，你们两个联成一气来对付我。等你们有事求我时，可别怪我不买你们的账！”

陈圆和李醒魂对望了一眼，会心地笑笑。

李醒魂道：“好啦，皮球，玩够了，别让我们的大侦探生气啦。把你的宝贝拿出来吧，否则海潜真会动气，拍拍屁股走掉，那我们‘三剑侠’的聚会就吹了。”

陈圆站起来道：“说得对，我们从中学起就是三位一体的，我正是要等齐你们两个，才公开这秘密。请跟我到书房去，我让你们看一样东西！”他走在前头，走了两步，回过头来向廖海潜扮了个鬼脸，“这次绝对不让你看显微镜下的细胞，放心好啦！”

他把书房的门推开，书房里四壁都是高到天花板的书架，摆满了特别装订的皮面精装书。廖海潜望了一眼，看出全是些科学著作，一本有趣的书都没有，忍不住摇头叹了口气。

“干吗摇头叹气？”李醒魂拍拍他的肩头问。

廖海潜夸张地举起手，像个话剧演员似地来了个大转

身，指着书架上的书，大声说：“我是在叹息这书房的主人不懂得人生，一天到晚只对着这些硬邦邦的科学书，实在太乏味了。难道这算是生活吗？生活是那么多姿多彩，而皮球整天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我怀疑，他长那么大还未闻过女人的气味呢！”

陈圆伸出一只手指，戳了一下廖海潜的胸脯，抗议道：“海潜，你可不要出言不逊。每个人追求的生活目的不同，我有我的追求，可不像你，整天跟在女人的屁股后头转，那才没出息呢！”

李醒魂见陈圆这么说，就扮和事佬，把话题带开，问道：“闲话少说，还是说到正题儿吧。皮球，你带我们进书房来，要给我们看什么呢？”

廖海潜不等陈圆答话，抢先抢白一句：“我敢保证，他绝对不会有裸女照片给我们欣赏的，他这个老夫子……”

“错啦！”陈圆大声打断他的话，“正好我要你们看一幅裸女的画！”

“哦？”他们两人都大感意外。

陈圆道：“想不到吧？我这个连女人的气味都未闻过的皮球，竟要让你们跌一次眼镜了。”

他走到墙边的一个大书架旁，摸索了一下，似乎摆弄了一个机关。

书架突然无声地转动起来，露出后边的一道门。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秘密的。以前这书房是我父亲的，再以前是我祖父的。我父亲去世时也没有告诉过我这书架后还有一个密室。直到最近我把书搬进这书架，很偶然触动了这隐藏在书架后壁的机关，才发现这个秘密。”

廖海潜兴奋地搓着手，说道：“真了不起，这机关可不容易发现呢！密室里面收藏着什么，难道真的是收藏着裸女的画像吗？”

陈圆点点头：“这你可猜对了，正是如此。”

廖海潜迫不及待，推门想走进密室去。

“慢着，”陈圆一把将他拦住，“急什么，我会让你去欣赏那幅画的。不过，我得先讲清楚，密室里除了有画之外，还有一本残破的日记，那里面记载着一件很离奇的事。”

廖海潜道：“别啰嗦，让我们进去看看不就明白了，你可以省下这些口水。”

陈圆对李醒魂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头，说道：“你看，我们的大侦探再也按捺不住了，还是进去看看吧！”

他把身子让开，让廖海潜去开门。

廖海潜一纵身，跳到密室门旁，想把门推开，可是门动也不动。他摸摸那门，发现是一道铁门，既没有锁孔，也没有门把手，他就算有万能钥匙也无从入手。

正当他上上下下摸索，急得满头大汗时，陈圆一笑，说道：“大侦探，我不是说过不要焦急嘛。要开这门，得另有办法才行的。”

他走过去，轻轻地踩住门槛，只听见咔咔一阵绞链声响，门就向上缩了上去，露出一个门洞。

门洞里一片漆黑，有着一股空气不流通的霉味。

廖海潜连忙往后退开几步，捂住鼻子。

陈圆在书架上取来了一盏干电池灯，拧亮后灯光射进门洞，廖海潜禁不住轻声叫了起来。

“哇，好漂亮！”

在微微发白的灯光照射中，他们看见一个长得极美的裸女站在密室深处。她像一个女神一样，有着一种慑人的端庄，修长的眉毛衬着大而圆的杏眼，眼神像遥望着远方。她全身没有一丝一缕，修长的腿微微弯曲，双手弯举，捧着披到腰部的黝黑的长发。

三个男人在这女神般的裸像前，愣住了，他们屏住呼吸，生怕大声喘一口气，会把她吓走。

陈圆低声说：“这只是一幅画像，画得像活的一样。”

李醒魂赞吧：“画这画的人，真是巧夺天工，我从未见过这样栩栩如生的人像，就好像是活的一般，随时会向我们走过来。”

廖海潜重重地吐了口气，“要不是事先知道这是幅画像，我还以为她是个活人呢！皮球，这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陈圆道：“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不过，可以肯定她是我们中国人，是跟你我一样黄皮肤黑眼珠的中国人。”

廖海潜打断他的话说：“你这是废话，讲了等于没讲。难道我是瞎子，没看出她不是蓝眼高鼻金发吗？她当然是中国人，我想知道她到底是谁，这画像又是谁画的？”

“要是我知道，我早就告诉你了。”陈圆说，“看来这不可能是我家的东西，这房子是我祖父从别人手里买下来的，很可能买下来这房子时就有这间密室。我从未听祖父或父亲说起过，很可能他们从未发现过这间密室呢。”

“那么你祖父是从什么人手中买下这幢房子的呢？这点你听说过吗？”

陈圆搔搔头皮，颇有点为难地回答：“这我可没听说过，我祖父是个商人，发家之后就置了这幢房子，一代代传下

来。我把这当作祖传的产业，从未打听过祖父是从什么人手里买下它的。”

廖海潜拍一下手掌叫道：“有办法！到房地产管理局去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陈圆摇摇头：“这办法不中用，我去查过了，差不多是19世纪末的事。那时的记录不像现在这么详细的，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不少档案丢失，所以根本查不出来。”

李醒魂道：“你刚才不是说，密室里还有一本残破的日记吗？”

“对，有一本日记，是用英文写的。不过年代这么久远，墨水已变了色，有些看不清了。”

“我们进密室去看看吧！”李醒魂提议。

廖海潜从陈圆手中夺过干电池灯，抢先进入密室。

密室很小，没有窗户，对着门的墙壁上挂着幅画。这是幅工笔的油画，也不知道是谁画的，这不知名的画家肯定是个精于此道的能手，画得十分细致，简直跟照相一样真实精确。

除了这幅画外，室内只有一张画桌和一张椅子，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家具了。桌上有一盏古色古香的油灯。

廖海潜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把油灯点着，他回过头问：“怎么这油灯里还会有油？”

陈圆说：“原来的油早就干了，这是上次我发现这密室后进来给添上的。”

廖海潜把油灯拨亮，淡黄色的灯光把窄小的密室照亮。他回头一望，只见李醒魂仍呆呆地站在那画像前，痴痴地望着它。

陈圆打开画桌的抽屉，取出一本日记，对大家说：“这儿空气不流通，我们还是到外边的书房去看这本日记吧。”

廖海潜随着他走出密室，他们从那书架的暗门回到书房。

“咦，老李呢？”陈圆突然发现少了李醒魂。廖海潜回头一看，只见李醒魂还站在那幅画前面。

“喂，快出来！那不过是幅画，你以为是真人吗？”廖海潜跑去一把将李醒魂拉出密室，一边调侃道，“你又不是没见过世面，跑远洋海轮的人，什么女人没见过？我相信你红黄白黑的女人都见过，怎么独独会迷恋这画里的美人？”

李醒魂如梦初醒似地，眨巴着眼睛，望着身前的两个同伴。他摇摇头，揉了揉眼睛，神情迷惘地说：“画得像活的一样，太美啦！”

陈圆走过来，推了推他的肩膀，大声喝道：“醒醒吧！别做白日梦啦！我们来研究一下那本残缺不全的旧日记吧！”

廖海潜把他拉到书桌前，按他坐下，拿起一本书，敲敲他的脑袋，笑道：“我的船长啊，请你定一定神，看看眼前的这本日记，也许可以发现有关这幅美女画像的秘密呢！”

李醒魂的目光望向陈圆摆在桌面上的那本日记。

日记是本硬皮本子，封面已残破。陈圆把封皮掀开，里面发黄了的纸张，已有不少被虫子蛀成一个个小洞，加上潮湿，有些纸粘在一起，根本无法揭开。里面的字迹已经褪色，一片模糊，不易辨认。

廖海潜小心翼翼地揭着这些纸张，仔细地辨认那些字。他摇摇头，不耐烦地说：“真是一塌糊涂，这日记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不易认得出来，得花很大力气才能弄清里面的只

言片语讲些什么了。”

陈圆从一个夹子里出几张纸，放在他面前，说道：“大侦探，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仔细阅读，总算弄清了那部分没有粘在一起的日记。虽然不齐全，但也看清了一些内容，这样就可以省掉你不少力气。这是我誊清的部分内容。”

李醒魂接过那几页纸，开始大声读起来：

“1895年7月18日，我终于到达省城，开始召募向导。当地的官员经过贿赂，倒愿意帮忙，但并没有人肯当向导，看来我是很难进山里去探险的……”

廖海潜打断了李醒魂，一拍桌子叫道：“这是100年前的日记，哗，真是老古董！”

陈圆皱皱眉头，瞪了他一眼道：“你耐心一点儿听下去，下面还要有趣呢！”

李醒魂清了清嗓子，继续读下去：

1895年9月5日，好事多磨，总算找到了一个老猎户，答应带我进山。今天我终于离开省城，动身进石望大山去了。这次旅行，我早已估计不会那么顺利，因为这山区全是原始森林，人烟稀少，但我想探查那传说中的宝山，再险恶也要去跑一遭的。老猎户跟我约定，他只带我到鬼见愁，如果我还想再深入，就只有我一个人去闯了。他说他只到过鬼见愁，从未再深入一步……”

“噢，这个人为什么要进石望大山去？”廖海潜忍不住又打断念日记，“难道在石望大山的原始森林有什么宝藏吗？”

陈圆答道：“石望大山直到今日也是原始森林，只有很少人深入进去调查。由于这地区有不少珍贵的野生动植物，

已被列为自然保护区。这个探险家在 100 年前曾进这地区去，你们猜他是去找什么？”

廖海潜道：“大概是想去发现一个宝石矿吧？100 年前用英文写这日记，文字又那么流利，看来不像是中国人。”

“对，”陈圆点点头，“大侦探推理正确，这是个外国人，名叫夏礼逊，是一个传教士，日记本头页有他的签名。一个传教士深入到渺无人烟的山林去，看来并不是为了传教，没有人他向谁传教？传教士去寻宝石矿，这也有点儿不合他的身份吧？”

李醒魂道：“你们两个总是打断我念日记，等我念完了再讨论好吗？我相信念完了就会有答案的。”

陈圆笑道：“对，念完就会有答案。老李，你再念下去吧，反正并不太长，因为这日记大部分已蛀坏了，能辨认出来的只有几页。”

李醒魂继续读下去：

“1895 年 11 月 7 日，我自己也怀疑我这次进山是否做得对，经历了那么多危险，却一无所获。今天到了鬼见愁，老猎户拒绝再陪我前进，他把干粮留下来给我，自己往回走了。我追寻的东西却至今毫无迹象，在他离去后，我一个人深入山林，危险更大，这值得吗？我问自己，到底我能否找到那个地方？很可能我会一无所获，死在这荒山野岭，暴尸荒野。但是，我一定要找到传说中的那个地方，我坚信一定能够找到的。

“1896 年 1 月，我今晚又看到一颗星从天上落下，就落在几座大山的后面。那儿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星穴，多少年来民间传说有星星落在这山里的星穴，现在我只要再跨过几座

大山，就可以找到它了。

“1896年3月，我终于到达这神奇的地方。这是上帝的奇迹，谁会相信在这些荒山之中，会有这样一个世界呢？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星穴看到的一切太神奇了。”

李醒魂念到这儿，停下来，望望两个同伴，问道：“这星穴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奇异之处？”

陈圆答道：“因为那儿有个女儿国。”

“女儿国？”

“对，夏礼逊这传教士想不到会发现这么一个女儿国。不过，他背弃了他的教会，竟想在这女儿国留下来。”

廖海潜催促道：“老李，快念下去，我想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李醒魂又读下去：

“1896年4月9日，我的内心矛盾极了，魔鬼竟化身成美女，我到底只是个凡夫俗子，经不起诱惑，我竟背弃了教会，在这诱惑下屈服。这个由女人统治的国家，男人并没有权威，我根本不可能向她们宣讲教义。女人，实在是不可理解的生物，我已完全跪拜在她的面前了。她们崇拜的神是女娲娘娘。

“1896年6月6日，我决定带她离开这儿，回到我的世界去。可是她却不肯，她说族巫已下了咒语，要是她离开将会受到惩罚。我苦苦恳求，她都不肯答应。我难道永远留在女娲王国吗？不，我一定得离去！

“1896年6月10日，我要逃走的事终于暴露了，我不能不走了。我再次哀求她跟我一块儿走，她十分矛盾，她说她爱我，宁愿受惩罚。我们决定趁黑夜离去……

“1896年7月15日，她经历了这种种的磨难后，变得那么憔悴，使我看了也心酸。我发现她在发烧，但却没有任何解救她的药物，这使我十分惊慌，难道那族巫的咒语这么灵验，果真把惩罚降在她身上了？我背着她爬过最后的一座山，前面的道路会平坦些的，但愿她能支持下去……”

“1896年7月17日，这一天将永远刻铸在我的记忆中，永难忘却。她终于离开了我，我把她埋葬在山脚。我痛不欲生，真想跳崖自杀。但是，我已逃了出来，前面已是文明世界，我不能就这样死去，如果我死去，那么她岂不是白白为我牺牲了？”

“1896年10月，我今天开始绘画，把她的形象绘在画布上。以我在意大利学到的绘画技术，要把她活生生地再现出来。”

“1897年3月5日，油画完成了。但是，今天来了我最不希望见到的人。裁判法庭将不会放过我的，他们不相信我的话，我从此要成为一个逃亡的人了。”

日记到这儿就中断了。

“下面还有吗？”廖海潜问。

陈圆摇摇头：“他写到1897年3月5日就搁笔了。到底他以后怎样，这我可不得而知。很可能他从此躲起来，说不定就躲在这间密室中度过余生；也可能他逃不脱宗教裁判的迫害，这只有让我们去推测了。”

廖海潜道：“照这日记的这些断断续续不完整的片断看，这个夏礼逊曾在石望大山中发现了一个由女人统治的女儿国，爱上了一个女人。而这女人就是他在画中画下来的那个美女，最后他们从女儿国逃出来，但他这位情人却因病死